



在欧洲打防守战

马克·伦纳德¹

编者按：近年来，在乌克兰危机、中东乱局、恐怖袭击、难民问题和英国脱欧等一连串事件的冲击下，欧盟似乎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对此，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撰文指出，欧盟必须转入防守，首先维护内部的稳定和团结，在外交上应该优先处理与俄罗斯、土耳其的关系，防止后两者结盟，在巴尔干、东欧和中东地区则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他认为，欧盟只有徐图缓进，才能在未来的新秩序中谋得一席之地。文章务实理性，颇有新意，特予以摘译推荐。

历史上最可怕的时期，往往是在某位国王去世而下一任尚未产生时形成的政权空位期。动乱、战争甚至疾病会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一真空。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在他的《狱中札记》中所写的：“旧者正在死亡，而新者尚未能产生。”他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正值两次世界大战之间。2016年发生的错位与混乱自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它们无疑是一个新的空位期的征兆。

冷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由一个美国监管下的安全秩序和一个欧洲启示下的法律秩序连结在一起。但如今，这两者正在磨损销蚀，并且没有出现新的秩序可以

¹ 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是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任。本文英文题目为“Playing Defense in Europe”，登载于 Project Syndicate 网站：<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playing-defense-in-europe-by-mark-leonard-2016-09>。此为中文摘译版。

将其取代。与 1989 年的情形不同，当下发生的并不是某个单一体制的危机。迥异如巴西、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这样的国家，都经受着日益加重的政治与经济压力。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噩梦或许可以避免，但即使这样，美国也不能再充当“世界警察”。在乌克兰、叙利亚和南中国海，俄罗斯、伊朗和中国这些大国正在试探美国的反应。而土耳其、沙特阿拉伯、波兰和日本这些美国的盟国，则正在制定独立且强硬的外交政策，以填补一个不能也不会再承担以往那些责任的美国所留下的空缺。

与此同时，欧盟不断下降的凝聚力正削弱其世界舞台上的道德权威。从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刑事法庭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许多反映欧洲价值观和标准的全球性机制陷入了僵局。

从区域范围看，欧洲秩序的三个组成部分正在瓦解：美国正设法减少对北约的投入，欧盟不再强调自身的扩大，中东和乌克兰的混乱是对欧洲睦邻政策的无情嘲弄。在俄罗斯和土耳其，非自由势力的崛起以及它们之间友好关系的建立，意味着欧盟不再是这一区域内唯一具有吸引力的一极。

更糟糕的是，欧盟一体化已经发生逆转，成员国试图把自身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而不是设法输出其共同的价值观。结果是，对自由贸易和开放社会而言，最大的威胁来自内部因素，而非外部的敌人。甚至在对这些压力长期免疫的德国，内政部长也谈到了“禁止（穆斯林）罩袍”这项会影响到 300 人的政策，而副总理也宣告了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简称 TTIP）在事实上的失败。

在过去数十年间，欧盟证明了自身能够作为全球化的驱动力，拆除不同民族和国家间的壁垒。而如今，它的存亡却取决于能否保护其公民免受这股曾由它所推动的力量的冲击。

只有当欧盟各国政府具备可靠的政策来保护其社会中最脆弱的那群人时，构成欧洲一体化核心的四种自由——人员、商品、资本和服务在欧洲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才可能得到维护。那就意味着要对欧盟的外部边界施加进一步的保护，在国内补偿因移民和自由贸易而受损的失败者，并缓解公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惧。

危险之处在于，欧盟在过往的美好时代曾理所当然地争取的许多东西，会在当前的空位期加速它的瓦解。例如，在欧洲和整个世界的未来面临如此多的不确定因素的时候，讨论欧盟的扩大或是 TTIP 显得毫无意义，甚至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开启这种讨论正中欧洲怀疑论者(euroskeptics)的下怀。

欧盟需要区别对待其核心利益与外围关切。对于诸如欧盟和俄罗斯、土耳其的关系（以及这两国相互间的关系）等问题，成员国需要就一项承认所有国家利益的政策达成一致。但在其他领域，容许更大的灵活性则较为可取，包括对重新分配难民和欧元区规则的承诺，在这些问题上过分严苛会造成欧洲统一的土崩瓦解。

除了阻止俄罗斯和土耳其结盟之外，欧盟应当重新考虑在周边地区的目标。虽然巴尔干国家会继续在欧盟外部存在很多年，但它们已经进入了欧洲的安全空间，如果再次爆发暴力事件，欧洲应做好军事干预的准备。此外，欧盟领导人应当追求一个对“和平”更广泛的定义，它不止是没有战争，还要包括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以及防止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激进化。

对于格鲁吉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欧盟的目标应当是促进其政府的稳定和可预见性。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欧盟应将这些国家视作独立的缓冲国，而不是未来的成员国。不要去设置欧盟不愿防卫的红线，这一点尤其重要。

在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欧盟不能指望自己扮演中心角色。但欧盟国家若仅作为旁观者，便无法保护其人民免受动荡侵袭。尤其是在叙利亚和利比亚，欧盟需要与区域大国以及美俄更加协调地发挥作用，推动减少暴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阻止难民涌入的政治进程。

欧盟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在一个防御性的时代对“成功”进行定义。在欧盟的全盛时期，其目标是深化一体化和扩大它在欧洲的范围。然而如今，成功意味着阻止成员国脱欧或将其机制挖空。

历史轮回往复。这段空位期最终会结束，新的秩序将会产生。确定无疑的是，旧秩序的幸存者和继承者，将会书写新秩序的规则。欧盟的目标必须是保持自身的存续，从而成为新秩序的书写者，而这一目标只有通过灵活与勇气才能实现。

（沈丽颖摘译，归泳涛校）